



张永枚著

柳树的歌



椰 树 的 歌

张永枚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內容說明

这本反映海南島人民生活和斗争的詩集，收抒情与小叙事詩二十二首。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年代里，海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頑强、艰苦的游击战争；解放后，这里正在建設着，并且已經出現一片欢騰、崭新的景象。作者以抒情笔調，描写这些斗争，赞美战斗中的英雄人物，歌頌与反映了祖国南大门的和平、美丽与跃进的风貌。此外，还有根据民間傳說而写的小叙事詩，表現了海南人民的純朴、正直、勇敢与热爱生活的愿望。

封面設計：張守义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字第05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848 字数 33,000 开本 787×940 版 1/32 印张 29/16 雷页 2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册

定价 (7) 0.29 元

目 次

肩膀	1
清瀾港	2
椰林牧牛人	3
船形屋	4
山溪	5
椰子树的傳說	6
南海國門	16
炮艦的殘骸	17
國旗在公海上招展	21
重逢吟	26
給宝宝	28
給夜哨	30
郵包來到小島	31
在白雲飄飄的那边	34
海浪	36

对云的怀恋	37
老班长的琴	39
棄嬰	42
革命菜	46
螺号	50
海的儿子	59
魚水之歌	64

肩 膀

我的歌獻給海南島的女人，
我的歌贊美她們的双肩！
黃昏，她們在椰林空地上起舞，
你会看到那些肩膀：丰满、渾圓，
如落潮的海浪，啊，柔軟！
在早晨熱鬧的市集和田間，
你又会看到那些健壯的肩膀，
担着谷物、菜蔬的重擔，
那模樣，象能左挑母瑞嶺右挑五指山！
而在以往那些殘酷的岁月里，
就是这些肩膀，承担着
累积了几千年的重压、苦难，
对于丈夫、儿子的忧愁和思念，
昂头前进，走到了光明的今天！

1957年3月6日，文昌。

清 澜 港

两岸是幽香的肥土，
找不到干燥的沙滩，
一眼千里的椰子林，
长成两道翠綠的长堤。
装亿万頃清亮的海水，
照一面明鏡似的青天。
水上豎起千根高大的桅杆，
天空照出万張褐色的漁帆；
这儿在吆喝着：开船！
那边有起貨的呐喊，
生活在这里發揮威力，
让整个太平洋都受到震撼，
引得太阳鉛进来遨游，
清瀾港，充滿了阳光和溫暖。

1957年3月6日，清瀾港。

椰林牧牛人

微风细雨，椰林青青，
椰林中响着叮咚的木铃；
闪出个骑牛的婆婆，
后跟着社里的牛群。

她披着椰片的蓑衣，
头戴斗笠，高高的帽顶；
胸前挂一串长春花，
象一条火红的丝巾。

抬头唱山歌，百鸟齐鸣，
风声雨声，顿时寂静。
她虽然年纪衰老，
但却有牧童的心！

1957年3月21日，去榆林途中。

船 形 屋

为什么
黎家的小屋象只船?

我知道：
五指山曾經是苦痛的海，
海上的风暴是“汉官”，
逼他們年年漂泊
找不到安居的地点，
就象找不到停泊的港灣。

黎家的小屋象只船，
記下了往昔的苦难。

1957年4月19日，石門輪上。

山 溪

带着紅叶綠草的香气，
啊，清清小山溪！
流过葛藤的篱笆，
流过岩石的阶梯，
躲到密不通风的树丛里。
忽然又从石板桥的前头，
咯咯地繞回来，
象要流回山的怀里：
“五指山媽媽，
你多么慈祥啊！
和你分开，我难舍难离！”

1957年4月19日，石門輪上。

椰子树的傳說

大战归来的駱王❶，
下馬走进軍帳，
臣式❷为他解下劍甲，
放到虎皮案上。

劍口已經砍鈍，
凝着敌人的血浆；
劍，雪白如霜，
是敌人的头顎磨亮。

❶ 駱主，海南島东部傳說中的王。

❷ 式，傳說中的奸賊。

甲上刀痕密布，
真是百孔千疮，
但是英勇的駱王，
却象巍峨的高山一样。

臣式伏地贊頌：
“啊！无敌的主！
敌人已經挫敗，
走入死亡的穷途。

“你胜利的大旗，
将永照陸地水路，
为了你不朽的功勋，
我将把丰碑高筑！”

他的嘴不住念經，
而手却摸着一封密信：
为得到黃金、王位，
出卖了自己的良心！

—

啊，欢腾的夜宴！
十里外嗅到酒香；
在酒席的中央，
战利品金光閃亮。

无数的金盞，
是从敌人头上摘来，
万張大旗，
說明敌人的大敗。

駱王高舉酒斗，
歌声如雷吼：
“我这无敌的臂膀，
已把敌人赶走！”

“我要用布匹食糧，
賜賞百姓，
讓他們不再赤身露體，

都把衣服穿上。

“胜利了！
請痛飲高唱，
我的劍，
就是鐵的邊疆！”

三

四野寂靜。
只有阴森的风，
吹动着旌旗；
夜鴉一声哀啼。

这时駱王的帳外，
来了式这个奸賊，
兵士怀抱更梆，
在路边熟睡。

式，摸进軍帳，

耳边有海潮响起；
啊，不是潮水响，
是骆王的鼻息。

式，摘下帐上长剑，
眼前有金光闪闪！
啊，不是金光在闪，
是骆王圆睁的双眼。

式，立即伏在地上，
假装来献菠蘿，
好久好久沒有声音，
啊，骆王早已睡着。

在这死亡的边沿，
骆王还在梦中，
梦见骑上飞马，
升上了天空。

一片和平的歌曲，

飞遍他的国土，
他下了一道詔書，
把仇敵饒恕。

夢見……
啊，一道白光，
斬斷他的夢，
从天空跌落海洋！

他那不屈的頭顱，
滾出了臥帳，
他那壯士的鮮血，
如滾滾海浪！

式，象一個游魂，
逃出了軍帳，
酒，統治着士兵的靈魂，
酒，庇護着奸黨。

式，逃到一棵大树旁，

王头在怀里作响，
好象是在咒骂：
你这人面兽心腸！

他忙用一根繩子，
把王头綁在树上。
背向着自己的家乡，
臉朝着敌王的營帳。

四

馬队的飞影。……
式，帶路騎在馬上，
一臉的驕傲，
滿心的恐慌。

敌人的首領，
和他并馬而行，
馬队停下了，
圍在大树附近。